岳天訪問記錄

訪談時間：2010.1203.1000-1130.

複閱時間：2011.1220.0830-1030.

完成時間：2012.0201.0840-1000.

訪談地點：岳寓

訪談者：劉先倫

謄稿者：胡志政（複閱及後續訪談記錄人）

岳：我上次在戰略學會檢陳的一些資料，其中有一篇是先生提到關於國共內戰的問題，那一篇是從民國十年共產黨成立，一直到我們戡亂失敗的論述，大概是登在民國九十四年的秋季刊或是夏季刊？

劉：是不是這一篇？

岳：對，這一篇對我們戡亂的國共兩方面的戰略，不僅是我說的，大陸方面，毛澤東自己的話我都把他提出來，你可以參考。題目是蔣中正先生與中華民國。我在這篇文章中有提到韓戰，但沒有提出批評。

劉：請問將軍當年參加對日抗戰時期對中國的認識，當年對參加對日抗戰受到哪些影響？

岳：這個說來話長，關於我對日抗戰時期對中國的認識和當年對參加對日抗戰受到哪些影響？我在臺北市文獻會舉辦的「七七抗戰六十六週年再回首─對中日戰爭的參與和看法」座談會上發表過一篇演講，他這個會址是在承德路，我印象很深刻他們問我抗戰如何為勝利的基礎，我提出「抗戰的精神」，他們問我什麼是「抗戰的精神」？我答覆他們很簡單，「抗戰的精神」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當時政府號召精神總動員，「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是第一個觀念；第二個觀念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第三個觀念就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這是當年老總統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提出的抗戰精神總動員，我們抗戰能夠勝利就是這三句話。因為大家那時候地不分南北東西，人不分男女老幼，大家一心一意的打勝仗，都是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而犧牲奉獻。我那篇演講最後的結論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仍然適用於現在的國情。我們現在臺灣的社會最大的失敗就是國家認同沒有了，民族分裂，意志分散，力量對峙。關於這些談話，資料都很多，我剛才講的抗戰精神，中國時報新聞部主編夏珍女士，她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訪問過我，我跟她說崙關作戰勝利，是抗戰精神發揮的極致。當年香港及日本等外籍媒體訪問中華戰略學會都是我代表接受訪問的。他們也問及我們抗日戰爭的戰略和國共內戰的問題，我曾經發表過一篇「蔣中正先生與中華民國」的文章，所論述蔣中正總統對日戰爭和政府遷臺的戰略，大陸來臺開會的戰略學者也拿回去，其中南京的一位歷史學教授馬振犢，曾表示同樣的看法。我所發表過的論述我沒有反議過，我沒有說我以前說的不對，我始終一貫地。在此閒談一下我的學術立場，先說一個事例：我在國建會研究的「國防管理」的一篇論文，在國防雜誌的月刊上刊登過，大概是民國77年的某一期。因為那一篇文章先是在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發表的，後來民進黨有位立法委員叫黃煌雄，他把我的文章內容作為他在立法院質詢的資料而且發表，後來我在武陵農場遇到他，跟他開玩笑說，你有沒有考慮到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你把我講的話沒有註明是我講的變成你講的，不過基於宣揚國防戰略，我不會告你。因為當年一些民進黨的人士，像林濁水、施明德等立法委員都說我是社會賢達，因為我在戰略學會強調：戰略學會是基於國家的觀點，不受任何黨派的影響，我所有的研究送給政府，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參考。關於國防管理我記得很深刻，因為我是中華民國國防管理的戰略創始人，當年在三軍大學開始創設戰略階層的國防管理班，是我創辦的。這個國防管理班與戰爭學院是不相等同的，後來他們把它歸併到國防管理學院去，國防管理學院現在仍然叫國防管理班，但是已經把階層降低了，因為當年國防管理是比照美國國防大學三軍工業學院，過去叫三軍工業大學，美國的國防大學裡面有兩個學院一個叫戰爭學院一個是三軍工業學院，當年創辦國防管理班的教案全部是翻譯美國三軍工業學院的資料，當時定義國防管理班的位階高於戰爭學院，因為當年戰爭學院研究的重點是軍事戰略，而國防管理是包含國防政治、國防經濟、國防心理，所以階層較高，當年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特別委託我來辦這個班，但是後來因為人事的關係，我離開三軍大學之後，這個班辦了兩期就歸併到國防管理學院，而且層級降得很低了。再回頭說說國防管理班籌辦的情形：當時國防部決定將行政管理學校歸併到國防管理學院，將其正規班的教官移到三軍大學來擔任國防管理班的教師。我為了準備國防管理班的開訓，決定以一年的時間專門來研究教案，那些老教官很資深，都認為自己是專家。我對他們說，你們學術基礎都很深厚，但是你們對什麼是國防管理暫時先不要自己肯定，我拿這些資料你們慢慢地看看能不能翻譯，所有的教案要經過三審三試。到現在那些老教官一提到我都說我太認真了。但是我當年辦的國防管理班升了很多將官，此外，當年三軍大學開辦的兵研所也是我任教育長時候成立的，是一個比較不大正規的教育班次，當初總長郝柏村先生主張辦兵研所，主要在培訓戰略教官，但兵研所研究的內容都不適於現在的戰爭，只是從戰史中探討戰術指揮和戰略理則。後來我調離三軍大學，不在其位，也就不謀其政了。現在國防大學沒有兵研所了，戰爭學院中設立戰略研究所。因為我現在對學校的狀況也不瞭解了，以我個人的理想，戰略研究所跟戰爭學院應當是不同的，戰爭學院應該是以戰略教育為主，戰略研究所應當完成戰略教育，假設以學位來講應該在碩士之後再做戰略研究的進階與實務的研究工作；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劉：請問您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岳：兩岸關係是國家戰略的層面，不是軍事的層面，尤其對中共戰略的轉變，說起來我在七年前就提出這個問題，當時是陳水扁的政府，恐怕我那個資料拿去政府就丟進垃圾筒了，所以七年後我再重提，重提這個問題則是十年以後的情勢，這份資料請你回去大致瀏覽一下就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中共已經明確的訂定2020年要完成統一，這是七年前中共的十六大開會中提出來的。因為我在75年經國先生核聘我做國家建設委員會的研究委員，是在總統府上班，國家安全局同軍事情報局每天對大陸的資料分送到我辦公室，所以對大陸的情況比較瞭解。我在國建會從75年到79年，79年因為李登輝正式當選了總統後我就辭職不做了，當年我提出李登輝是黨奸、臺獨、賣國賊，為什麼說他是黨奸？因為從77年經國先生去世他副位總統，到79年正式當選總統之後，他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卻說說中國國民黨是兩歲黨，然後跟日本人司馬遼太郎講他以作日本人為光榮，然後說釣魚台不是中國的領土，所以以國民黨和國家元首來講他是黨奸、臺獨、賣國！而他當副總統的時候知道經國先生對我的相信，每個月有一兩次見面喝茶談話，他79年說這些逆倫理的話，大家變成仇人了。可憐啊，我們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怎麼會讓這樣的人來領導？真是可憐啊！這兩天新聞報導老總統的日記稍微公布了幾點，我一向說白崇禧就是個罪人，你看這兩天所報導老總統日記寫出來說他錯用了白崇禧，但是我在研究國民革命歷史的文章中老早就提出來了，這不要記錄了，我只是閒談說一點研究歷史多方面的資料，因為我做過國家建設研究會的委員，總統核聘的，資料當然看得很多，我們從大陸撤退之前，李宗仁、白崇禧逼著老總統下野要和談，老總統下野之前徐蚌會戰要白崇禧兩個兵團去支援徐州的徐蚌會戰，白崇禧不聽命令，這兩個兵團未行動，徐蚌會戰敗，老總統決定政府遷臺，先將上海、南京中央銀行的黃金空運到臺灣來，漢口中央銀行的黃金運到廣州去，那時候國民政府在廣州，老總統已經下野了嘛，結果漢口的黃金用火車運，還沒有離開湖北省到賀勝橋車站，被間諜報告白崇禧，白崇禧下令火車不准運出去，這些歷史因為大家都不會去注意到，等到中共二野渡江到南京，繼三野從江陰過江攻上海，四野攻武漢，白崇禧在湖北也站不住，撤退，湖南的程潛投降，結果最後白崇禧拉著部隊一路退回廣西去，等到林彪的部隊進入廣西他就逃到臺灣來了，黃金就丟掉了。所以我說大概像我這樣瞭解這些資料的人大概不多了。此外，民國60年，我國退出聯合國時，民心士氣受到影響，社會不安，我擔任老總統五年萬鈞任務的部隊，那不僅派一個加強戰車排到官邸附近駐防護衛，他到南部澄清湖駐蹕，我的部隊調到南部去，老總統到日月潭、還是到梨山，部隊就調到台中，那個時候大家都稱我是天下第一旅，大家看到我都說我是鐵衛隊。當時將兩輛裝甲車內士兵座位拆下，改裝一個大沙發，一輛準備老總統乘用，一輛準備蔣夫人乘用，那個時候設想萬一臺北有緊急狀況可以越過淡水河，因為裝甲車可以浮游，過淡水河到臺北觀音山，因為當年我有這樣的關係，所以很多事情都順利協調進展，比如說現在甚有名望的蔣方智怡女士，他的父親當高速公路工程局局長，我有請他幫忙拓寬臺北球場的道路見個面，他就辦了，但不要讓人知道這是特別的關係。這個絕不是吹噓。此外，民進黨要老總統移靈到五指山，我告訴她說「絕不可以」！我說這是他們民進黨的陰謀，認為把老總統貶低成為一個軍人，說是你帶來這些老兵到五指山，所以你也到五指山去吧！我說他是國家的元首，他不是一介軍人，我說絕不可以。國防部都準備好了，她以家屬的身分不同意，所以這個移靈沒有中民進黨的陰謀。另外我也談到她夫婿蔣孝勇，當年在官校畢業前要到部隊實習，國防部請示經國先生核示到裝一旅，結果命令發表以後，他在官校體育課腿摔傷，未能來實習，後來到德國去見學。以上我是隨便跟你閒談，談不上有什麼可以替國家出一點力，這都是私人的關係，絕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官位，我現在就是一個老榮民的身分，他們蔣家現在的處境，也就是人心的轉變。你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劉：隨國民政府來臺時您的職位及那一段時期的歷史背景。

答：由於徐蚌會戰失利和北平局部和平，裝甲部隊損失殆盡，民國38年4月初我奉命將在北平解體的裝砲團第二營於上海重建，那個時候老總統已下野兵荒馬亂，發表的營長未報到，由我代理營長，4月16日勉於編成，接領裝備，4月24日共軍於江陰渡江，營即進入陣地備戰。5月16日旋奉命核運臺灣。因此，我從上海帶一個完整的營到臺灣，也是得到長官的信任，我們裝甲兵司令部全部的財產交由我帶到臺灣來，還帶了三百多位眷屬，人家開玩笑說這是最偉大的工作，三百多位眷屬中，有一個抱在懷裡的小朋友到臺灣來，一轉眼多年前已升上將了，現在見面我還是喊他小朋友。現在想起來，當年是不覺得問題的嚴重，如果是現在就覺得問題嚴重。三百多位眷屬在基隆碼頭下了船，往哪裡去安頓？都是我們裝甲兵的眷屬，因為部隊都還在上海，她們先與我部隊同船到臺灣來，在船上的伙食由部隊供應，下船吃飯的問題、住的問題，如果是現在恐怕就被視為難民了！所以我在裝甲兵前後三十六年，尚能受到同儕視為甲友。

劉：您到退伍之後，在三軍大學教育長之後的經歷。

答：民國72年12月我奉調國防部聯合作戰訓練部副主任執行官，歷時一年三個月，至74年3月1日，因為國防部臺北球場發生了財務及紀律的問題，結果那個時候的國防部宋部長及郝參謀總長建議我去任總經理，最後上大簽總統經國先生核定我退役去整頓。經過一年七個月球場恢復正常，轉虧為盈，還賺了一億五千萬。期間特別值得紀念的一點，是經國先生在軍事會談中提到球場的狀況，勉勵大家：「事在人為」。他說：「你看我幫你們選派一個臺北球場的總經理，很快地轉虧為盈，完成球場的建設，足證事在人為。」這是民國74年的事情。我也不在場，是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到球場打球轉達，說總統很高興我們球場恢復正常了。到75年9月離開球場，奉經國先生核聘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任研究委員，並兼任中華戰略學會副秘書長，至79年離職，這些退伍後的職務都是經國先生核定的。

劉：將軍您可以大概提一下您跟經國先生的互動嗎？

答：這個說來話長，從經國先生當國防部長開始，我是裝甲兵司令部作戰處的處長。之後我們裝甲兵發生一件大事，稱為湖口事件，我當時還是處長，因為這個事情我就被管制了六年，處長一職前後共做了八年，最後還是行政院長經國先生於民國59年裝甲部隊改編時對陸軍總司令于豪章將軍提起那個裝甲兵的老處長究竟還能不能用希予檢核。因為那時候有五百個上校退伍，當年被稱為五百完人，是引喻山西省的五百完人。我那時也是老上校，呈報退伍沒有准。經國先生此一提示，中間經過很多的轉折，最後總政戰部主任高魁元將軍確定我沒有問題，所以恢復我做獨立旅的旅長，我接了旅長的次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就奉命擔任老總統的萬鈞任務部隊，執行的情形，前面已說過。因為擔任進德案改編的實驗任務，受德國顧問的指導，而德國顧問是二次大戰後退伍的中校。總司令說，你掛一個少將聽中校的顧問指導不好，等到實驗任務完成顧問走了我才升少將。不過因為擔任萬鈞任務，老總統對我的印象有所增進，主要在大陸小有戰功，因為到臺灣來之後團長階層的任職總統要召見，總統召見的時候國防部要把受召見人的資料，過去的經歷都要寫得很清楚，老總統看了資料然後多是問大陸作戰的情形。我被保薦任裝一師砲兵指揮官，老總統召見問我在河南作戰的時候是哪個單位，我說那時候是55軍，他問我那個軍長叫什麼名字？我說報告總統我的職位很低，我只知道55軍，軍長的名字不知道，老總統笑一笑說你很誠實就核定了。因為在大陸上比較有一點戰功，而且是在彭孟緝、劉安琪、高魁元幾位長官的麾下作戰，因此多少老將軍都知道我在大陸小有戰功。我曾經發表過一篇在膠東四年戡亂作戰唯一的一場殲滅戰就是我兼代作戰科長時候打的。國軍在膠東地區四年戡亂作戰，可以說是打的三圍之戰「被包圍、解圍、突圍」。民國37年春我由裝甲兵借調到第50軍榴砲營副營長兼代軍參謀處代理作戰科長，於4月中旬在膠縣以北的南、北沙嶺附近擊滅中共陳毅13縱隊一個團，是一個完全的勝仗，鞏固了青島地區的防衛態勢，這在戰史上都有記錄的。當時的11綏靖區司令官劉安琪將軍來臺後仍懷念不忘。關於50軍的編成，在國軍陸軍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歷程，緣於對日抗戰勝利後，國軍整編，將軍級部隊改為整編師，轄3個旅，旅轄3個團。民國36年冬在膠東的整編，54師調到東北去增援，為了保密，部隊調動根本不宣布，整編54師（師長闕漢騫）調到東北去，在青島另外成立一個整編師，對外仍宣稱54師，表示54師仍在青島。到民國37年4月所有整編師再恢復為軍，這個新編成的54師改番號為50軍。軍長是葉佩高，他是滇西抗戰的名將。四年的戡亂我在膠東三年，當年情況歷歷在目。關於大陸戡亂失敗和政府遷臺，我發表過「蔣中正先生與中華民國」一篇文章，我對剿匪、抗戰、戡亂戰略的問題及戰術的問題有較詳細的論述。也特別感覺老總統這一生實在是很委屈，因為我們大陸時期老軍閥、新軍閥、政閥和中共的叛亂，所遭遇的困難沒有將領像我這樣體認深入去研究。我的那篇文章從民國10年共產黨成立，滲入黃埔軍校，破壞北伐，老總統五次圍剿都是失敗的，簡單的說一下，第二次要圍剿，正在關鍵時上發生長江大水災和九一八事變，第三次圍剿因長城抗戰而中斷，第四次圍剿正在努力的時候兩廣叛變了，自己人要打自己，最後的第五次圍剿本來要贏了，可以很成功，結果兩廣的部隊又開放缺口讓共軍突圍西竄，然後到西北又遇到張學良、楊虎城的西安事變，整個就完了。抗戰勝利之後的戡亂作戰，東北的剿匪總司令衛立煌抗命，然後老總統派中央親信的杜聿明的遠征軍、孫立人的駐印新軍去增援，最後主將抗命不聽指揮，錦瀋會戰被殲。然後北平傅作義抗命要局部和平，這些人老總統給他們寫信、打電話、派人跟他們聯絡，都不聽，到徐蚌會戰那個劉峙腦筋糊里糊塗，開作戰會報人家報告他打瞌睡，然後老總統調派華中的部隊解圍，白崇禧不聽命令，還支持李宗仁和談逼老總統下野。將來老總統的日記發表，大家研讀就知道了。此外，大政閥汪精衛，從廣州清黨，就一直掣肘，兩次迫蔣公下野，抗戰艱困中不合作，投日作大漢奸。李宗仁先後五次叛變，戡亂作戰，身為副總統不合作，反與桂系軍閥迫蔣公下野，代理總統不到一年，託病棄職出國。老總統實在是太委屈，一生的處境，忍辱負重。近幾年我涉獵易經和國史，以哲理研究國運，國家的命運興衰輪替，是沒辦法轉變的。幸有老總統的睿智將政府遷來臺灣，延續國祚。關於國運衍變，有人可以預見。我們民國26年抗戰，民國27年共產黨在河南鄭州附近的一處小鎮開會，一位中學教師的幹部說：「抗戰一定勝利，也是共產黨的成功契機。」他們就利用抗戰發展而後叛亂成功了。檢討起來我們戡亂失敗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大的失敗就是匪諜潛伏，連國防部作戰次長都是匪諜，所有的作戰計畫還沒有出門中共就先知道了，胡宗南和張群的副參謀長都是匪諜，沒有一個機關沒有匪諜，整個行政和軍事體系，都為共諜所把持，最後大陸為中共所竊據，這是國運。我在幾篇論文和演講報告中都提到中華民國最幸運的是老總統把政府遷到臺灣來，如果政府不遷到臺灣今天哪裡還有中華民國？

劉：最後針對兩岸這一部分您對他們的看法，您對分裂的中國的看法，之前要反攻大陸現在是分裂的中國，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答：今年發表了一次戰略閒話，題目是「從臺海軍力失衡到西太平洋中（共）美軍力抗衡漫談國家發展戰略」，現在將資料送給你回去慢慢看就知道我的看法了。你回去研究一下。11月15日國防部邀請我去作報告，聽說國防大學也有代表參加。預定是副部長主持，國防部長要出國訪問。我是以戰略學會的身分去報告，不是以個人名義去演講，實際上個人也不便到國防部登大雅之堂。我最後給你說一說我最近的感想。最近就這幾天的時間，我們十一期的老前輩田樹樟將軍，做過軍團司令、副總司令，上個禮拜去世了。此外做過陸戰隊司令和國安局副局長及警政署長的何恩廷將軍前不久也去世了。老成凋謝，禍國者苟活。今天的報紙登了李煥的狀況，他的家人我們都很熟，尤其是他的女兒李慶安，做過臺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從改轉入親民黨，我遇到她就不客氣的對她說：「妳爸爸是國民黨的罪人，不是他李登輝怎麼會當黨主席呢？妳爸爸是國民黨的罪人所以我不再跟他見面了。現在妳的家是民主家庭，妳爸爸是國民黨，妳哥哥是新黨，妳是親民黨，可惜還少一個民進黨。我當年支持妳選議員選立法委員，沒想到妳今天一會兒是新黨的，一會兒是親民黨的，國民黨真是悲哀！」我現在已是90歲的暮年，比我資深的長官還有兩位，一是郝柏村，有幸與他三軍聯大同學。另一位是蔣仲苓，蔣仲苓做過國防部長，有幸與他陸參大同學。他做國防部長時，聘我做國防部的顧問，研擬國防法。現在還能稱得上是我長官的已經算是沒有了，我也撐不了多久了嘛，我為什麼說這個呢？三軍大學有兩任校長，一位是余伯泉，大家說他編的戰略教材都是拿破崙的戰史，為什麼不編我們國軍抗戰、戡亂的歷史呢？他說了一句話：不寫活人史，人還活著你不能寫他的歷史，你寫好的別人說你拍馬，寫不好的他抗議，打筆墨官司，所以說不要寫活人的歷史。第二位校長劉安琪，很多人說你赫赫的戰功，可以編寫成戰史教材，他說活人不寫史，你活著自己寫自己的歷史，說好的你自己吹噓自己，當然你也不會寫自己壞的，結果劉安琪說完這個話之後，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兩位研究員去訪問他任金門防衛司令時的一些作為，劉安琪就跟他們講了一些史實，結果第二天中央日報就有人提出反駁抗議，說劉安琪講的不對，後來有一天我遇到他，我說老司令你不是說活人不寫史嗎？你為什麼接受人家訪問哪？他說岳天我上了那兩個同鄉後輩的當了。因為我在臺北球場任總經理期間，這幾位大陸時期的老長官彭孟緝、劉安琪、高魁元，每個禮拜都到球場打球三次，雖然我當年官卑職小，因為打仗勇敢，這些老長官都還厚待。我跟你說這些，表達我的心情已是老人閒話，不足為人道矣，絕不願傳為史事！最後謝謝光臨寒舍，但是徒勞往返，歉甚！

後記：2011年12月20日0830-1030時拜訪岳天將軍，談話文字記錄如下：

一、岳天認為蔣經國實際上是很照顧蔣緯國的，這一點可以從民國76年宋長志接任理事長，隨即派赴巴拿馬出任大使，會務由副理事長蔡維屏暫代，蔣經國指派時任國家建設委員會研究委員的岳天至「中華戰略學會」兼任副秘書長協助處理會務工作看出來。

二、經國先生很欣賞「中華戰略學會」，雖然是民間社團，但是經國先生不希望學會到社會去募款，交代國防部及教育部每年支援研究費。

三、岳天自述與中共鬥爭迄今已65年，自認為在國家建設委員會任職期間對國家最有貢獻。任該職期間，每天閱讀軍情局蒐整之情資，對中共的判斷大致正確。他認為9年前中國大陸的戰略改變了，中國大陸從事戰略研究的人才很多，他們看出臺灣問題的關鍵在美國，現代化的武力要能對抗美國才能解決臺灣問題，並且以2020年為達到與美國抗衡之目標因此必須正視中國大陸的問題。

四、岳天認為蔣緯國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有二：第一，蔣緯國具有國際觀，對國軍裝甲兵的建立，貢獻最多。第二，蔣緯國民國52年擔任陸大校長；民國58年擔任戰院院長；民國64年擔任三軍大學校長至民國69年離職，在三軍大學擔任了17年的校長。因為他特殊的關係，我們國家的戰略教育才會有今天。當年俞大維將美國西點軍校的教材攜回交給余伯泉將軍研究，余伯泉與蔣緯國將軍每週一次向老總統報告，準備了兩年才開班，因此，沒有蔣緯國將軍則不會有中華民國現代的國防教育及戰略教育。

五、「中華戰略學會」在蔣緯國將軍領導之下對國家很有貢獻。當年成立的時候倡導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推動西太平洋盆地計畫及中、日、美、韓西太平洋安全會議。

六、每四年的總統直選使國政停頓社會混亂，李登輝提倡國營企業民營化造成社會黑金及財富不均，形成資本家與勞動階級之間的糾紛。回想民國64年兩次石油及金融危機，世界失業率高，美國派人來臺灣訪問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如何處理社會失業問題，蔣經國說臺灣沒有失業問題，失業就回家種田、做小生意，中華文化的家庭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中華的經濟特色就是希望小康富足、豐衣足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